

# 汉语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的语义限制

## ——兼论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与 V<sub>单</sub> O<sub>单</sub> N 结构的指称化途径

王 艳

(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, 北京 100083)

**摘 要:** 汉语中存在大量的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,但是有的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组合不能成立。除韵律因素以外,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还受到语义上的制约。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是具有命名功能的指称性结构,命名功能要求 O 成分的语义密度不能太低,指称性要求 V 的动作性不能太强。V<sub>单</sub> O<sub>单</sub> N 结构也是汉语中具有命名功能的指称性结构,这类结构实现指称化的途径是选择动作性较弱的 V 和语义较为抽象的 O,VO 固化后动宾关系强制性弱化以及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的辅助作用。而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则主要是通过 OV 语序的指称化效用来满足结构的指称性要求。

**关键词:** 语义限制;指称化;汉语;OVN 结构;VON 结构

中图分类号: H146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3-3851(2020)10-0506-07

# Semantic restrictions of the " disyllabic O-disyllabic V-N" structure in Chinese: Also on the referential approach of " disyllabic O-disyllabic V-N" structure and " monosyllabic V-monosyllabic O-N" structure

WANG Yan

(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, Beijing  
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, Beijing 100083, China)

**Abstract:** There are a lot of " disyllabic O-disyllabic V-N" structures in Chinese, but some " disyllabic O-disyllabic V-N" combinations cannot be established. In addition to prosodic factors, the " disyllabic O-disyllabic V-N" structure is also subject to semantic constraints. The " disyllabic O-disyllabic V-N" structure is a referential structure with naming function. The naming function requires that the semantic density of the O component should not be too low, and the referentiality requires that the action of V should not be too strong. The " monosyllabic V-monosyllabic O-N" structure is also a referential structure with naming function in Chinese. The referentialization of this type of structure is realized by choosing V with weaker action and O with more abstract meaning, and via forcible weakening of verb-object relationship after VO solidification and the auxiliary role of nominal strong word-forming morphemes. The " disyllabic O-disyllabic V-N" structure meets the referential requirements of the structure mainly through the referential effect of OV word order.

**Key words:** semantic restriction; referential; Chinese; OVN structure; VON structure

收稿日期: 2020-03-15 网络出版日期: 2020-05-27

基金项目: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(2019M650592);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(19NDQN366YB); 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(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, 18YBB34); 浙江理工大学校级项目(17122167-Y)

作者简介: 王 艳(1989-), 女, 安徽芜湖人, 讲师, 博士, 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研究。

汉语中存在一类能产性很强的 OVN 结构,如“路灯维修电话”“方言调查队”“人口统计中心”等,但是有的 OVN 组合却不能成立,例如:

- 例 1 汽车修理厂 \* 车修厂  
例 2 茶叶采摘季节 \* 茶采季节  
例 3 古迹介绍行家 \* 长城介绍行家  
例 4 战犯审讯法庭 \* 战犯审问法庭

Duanmu<sup>[1]</sup>、冯胜利<sup>[2]</sup>注意到韵律因素对 OVN 结构的限制。冯胜利<sup>[2]</sup>认为“汽车修理厂”“修车厂”类都是词,韵律上受到汉语“右向构词、左向为语”的音步限制。汉语中只有双音节音步可以“无向”,不受“右向构词、左向为语”的音步限制,所以“修车厂”成立。双音节动宾已经满足了构词系统的要求,宾语失去了“必须倒置”的运作根据,所以“\* 车修厂”不能成立。

韵律因素只能解释例 1、例 2 中的情况,无法解释例 3、例 4 的情况。例 3、例 4 这两组结构中的 O、V、N 的音节数量相同,在韵律和句法特征都相同的情况下,本文试图从语义方面来寻找原因。目前学界对 OVN 结构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它的生成原因<sup>[1-9]</sup>,部分学者考察了它的层次结构、语义特征和语用差异<sup>[10-13]</sup>,而对 OVN 结构的语义制约因素关注较少。本文重点考察 OVN 结构的语义条件,为了更好地分析问题,本文以双音节 V、O 组成的 OVN 结构为研究对象,其中 V 和 O 之间是动宾关系,可以还原 VO 事件,排除 V、O 语义搭配不当的情况。

## 一、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的语义特征和语义限制

### (一)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的语义特征

邢福义<sup>[10]</sup>将“军马饲养方法”“首长保卫人员”“生产过程控制系统”这一类结构称为“对象 N+V+管界 N”,简称“NVN 造名结构”。本文所指的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属于“NVN 造名结构”中的一类,为了突出“对象 N”和 V 之间的动宾关系及音节数量,本文使用“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”这一名称。

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一般指称一类人或事物,根据具体指称对象可以分为以下六类:

- 例 5 施事类:汽车修理工、产品推销员、肝癌研究专家、论文指导教师  
处所类:珍珠养殖场、环境监测站、生物研究基地、皮肤护理中心  
时间类:烈士纪念日、法制宣传周、故障诊断时间、对虾捕捞季节

工具类:钥匙保管箱、产品说明书、房屋出售合同、农机修理技术

数值类:设备购买量、股价预测值、关税削减幅度、资源利用效率

方式类:水稻栽培学、质量检验制、血清监测程序、概率统计原理

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的能产性强,不同的 O 成分构成不同的类别,如:

例 6 宿舍管理员、网络管理员、图书管理员、档案管理员、仓库管理员

例 7 动物保护组织、生态保护组织、森林保护组织、水土保持组织、文物保护组织

邢福义<sup>[10]</sup>指出“NVN 造名结构”的用途是“造名”,表示一个特定的名目,此类结构具有名词化倾向,形成原因是:结构上,出现管界词语;语用上,构造特定名目。可见,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是具有命名功能的指称性结构。

### (二)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的语义限制

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的语义特征要求 O 和 V 必须满足一定的语义条件。通过大量的语料考察,本研究发现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中的 O 成分和 V 成分受到以下语义限制。

#### 1. O 成分的语义密度不能太低

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的命名功能要求 O 的语义密度<sup>①</sup>不能太低,这是因为 O 的语义密度太低则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无法对一类人或事物进行命名。例 5 中的各类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中的 O 都具有较高的语义密度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专有名词进入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。例如:

例 8 古迹介绍行家 \* 长城介绍行家

例 9 首长保卫工作 \* 薛嵩保卫工作

“古迹”和“首长”都是一类事物的名称,具有类指义;而“长城”和“薛嵩”则是专有名词,指称单一的对象,表示特指义。前者的语义密度较高,可以构造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,对一类事物进行命名;而后的语义密度太低,由其构造的 O<sub>双</sub> V<sub>双</sub> N 结构不能构成一类事物的名称。

但下面这两个例子却可以成立:

例 10 黄河治理方案

① “语义密度”(Semantic density)是指语义的浓缩程度。“语义密度”与“语义引力”(Semantic gravity)是 Maton K 提出的“语义波”形成的两大要素。“语义引力”是指语义对语境的依赖程度,引力和密度通常呈反比关系:引力比较强的话语其密度通常比较弱,引力比较弱的话语其密度通常比较强。(转引自朱永生<sup>[14]</sup>)

### 例 11 鲁迅研究报告

这两例中的“治理方案”和“研究报告”可以单独成立,并且使用频率很高。而例 8、例 9 中的“介绍行家”和“保卫工作”的独立性很低,甚至不能被接受。例 10、例 11 中的 V 与 N 结合紧密,整个结构的语义解释为“VO 的 N”和“关于 O 的 VN”。例 8、例 9 中的 V 与 N 的关系不紧密,整个结构的语义解释为“VO 的 N”。可见,专有名词进入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受到限制,只有在 VN 可以独立的情况下才可以进入。VN 不能独立的情况下,专有名词不能进入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,如例 8、例 9 中的“\* 长城介绍行家”“\* 薛嵩保卫工作”都不成立。

### 2. V 的动作性不能太强

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的指称性要求 V 的动作性不能太强。因为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是指称性结构,所以 O 与 V 之间的动宾关系不能凸显,而强动作性动词则会凸显动宾关系。

与单音节动词相比,双音节动词的动作性通常比较弱,但是双音节动词内部也存在动作性强弱的差别。通过语料考察,本文发现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中动词的动作性普遍较弱,动作性较弱的动词构造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的能产性很强。如“设计”兼具动词和名词的功能(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 7 版)<sup>[15]1153</sup>),既可以表示陈述,也可以表示指称,由其构造的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很多。例如:

例 12 飞机设计师、软件设计师、珠宝设计师、汽车设计师、游戏设计师

有些使用频率很高的双音节动词,容易指称该类行为活动,动作性较弱,如“调查、分析、研究、申报、管理、指导、收藏”等等。这些词也很容易进入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,具有很强的能产性。举例如下:

例 13 事故调查报告、火灾调查人员、住户调查资料、地质调查项目

例 14 药物分析杂志、图像分析系统、情报分析中心、资料分析结果

例 15 技术研究中心、市场研究机构、新药研究指南、环境研究报告

例 16 财产申报制度、收入申报规定、基金申报价格、项目申报程序

有些双音节动词的动作性很强,容易凸显动宾关系,一般不能进入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。下面通过以“审”作为第一语素的双音节及物动词来看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 7 版)<sup>[15]1163-1164</sup> 中收录的此类动词有 18 个:审查、审察、审订、审定、审读、审改、审核、审

计、审校、审结、审理、审批、审视、审问、审讯、审验、审议、审阅。语料库检索结果显示除了“审问”以外,其他动词都可以构造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。例如:

例 17 资格审查文件、异议审察权、教材审订委员会、教材审定专家、图书审读制度、地名审改小组、处方审核人员、财务审计报告、书稿审校质量、项目审结时间、案件审理部门、贷款审批权限、道德审视过程、战犯审讯法庭、质量审验档案、草案审议结果、稿件审阅结果

“审问”与“审讯”同义,可以带相同的宾语。例如:

例 18 审问被告、审问战俘、审问凶手、审问俘虏、审问犯人  
审讯被告、审讯战俘、审讯凶手、审讯俘虏、审讯犯人

那么为什么“审讯”可以构造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,“审问”却不能构造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?两者的语用环境相同,语义差异主要取决于后一语素。“问”和“讯”都表示“问讯”的意思,但是“问”是动作性很强的及物动词,而“讯”则是动作性较弱的不及物动词。下面以“审讯”和“审问”的句法表现来验证两者的动作性强弱。郭锐<sup>[16]</sup>指出,具有“陈述”性表述功能的“可以受状语修饰”,具有“指称”性表述功能的“可以受定语修饰”。下面通过例子来看:

例 19 严厉的审问 具体的审问 简短的审问

例 20 严厉的审讯 具体的审讯 简短的审讯

例 21 好好地审问 不停地审问 慢慢地审问

例 22 \*好好地审讯 \*不停地审讯 \*慢慢地审讯

“审问”可以受定语和状语修饰;“审讯”只能受定语修饰,不能受状语修饰。可见“审问”的陈述性较强,而“审讯”的陈述性较弱。所以“审问”会凸显动宾关系,不适合构造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。

英语中也存在 OVN 结构,周韧<sup>[5]</sup>注意到英语 OVN 结构中的动词已经名物化了,V 在进入 OVN 结构时经历了“去动词化”过程。如“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”(语言获得装置)中的 acquisition 是由动词 acquire 经历“去动词化”过程后变为名词,“vegetable-cutting knife”(切菜刀)中的 cutting 是动词 cut 的名物化。类似的还有“book-reading room”(图书阅览室)、“job-hunting mark”(人才市场)和“web-surfing tool”(网上浏览工具)等。

周韧<sup>[5]</sup>认为汉语中的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也经历了“去动词化”过程,汉语中 OV 结构的动词性弱而名词性强,可以充当主语或宾语。“去动词化”实际上

是为了使动宾关系弱化,从而满足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的指称性要求。汉语没有形态手段,“去动词化”过程不能通过形态直接体现,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要求  $V$  的动作性较弱正是为了实现“去动词化”,以适应该结构的指称性,而动作性很强的双音节动词不易实现“去动词化”,所以一般不能进入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。

## 二、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结构与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的指称化途径

汉语中同时存在大量的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与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,这两种结构都是指称性结构。那么它们实现指称性的方式是否相同呢?下面来探讨这一问题。

### (一)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结构的指称化途径

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的指称化途径与其内部结构关系密切相关。但是关于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的内部结构关系,学界存在争议。王洪君<sup>[17]</sup>、柯航<sup>[18]</sup>等将“纸张粉碎机”的结构层次分析为“纸张+粉碎机”。石定栩<sup>[19]</sup>、何元建等<sup>[20]</sup>等则认为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中  $OV$  修饰中心语  $N$ ,如“汽车修理工”是由“汽车修理+工”生成。应学凤<sup>[11]</sup>指出,指称性越强的  $OV$ ,越可能成为  $N$  的修饰语, $OVN$  结构的典型性越强。裴雨来等<sup>[9]</sup>认为,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中的  $O$  是可以替换的修饰成分,这是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表层结构重新分析的结果,并不是它的生成方式,其生成方式是“ $OV+N$ ”。应学凤<sup>[12]</sup>则认为,动宾倒置复合词底层的层次结构是[[ $OV$ ] $N$ ],表层结构有的是[ $O$  [ $VN$ ]],有的是[[ $OV$ ] $N$ ],有些两可现象是韵律与语义互动的结果。

储泽祥等<sup>[13]</sup>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, $OV$  语序是汉语表示指称的一种语法手段,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中的  $OV$  具有修饰功能,作  $N$  的定语。汉语中  $VO$  语序的陈述性强, $OV$  语序的指称性强,因此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主要通过  $OV$  语序手段来实现指称化。如果将  $OV$  语序变换成  $VO$  语序则一般不能成立,例如:

例 23 \*修理汽车工、\*养殖珍珠场、\*纪念烈士日  
\*修理农机技术、\*利用资源效率、\*统计概率原理

关于  $OV$  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,文献<sup>[13]</sup>有详细论述,本文不赘述。

### (二)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的指称化途径

既然  $VO$  的陈述性很强,那么汉语中为什么会有大量指称性的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呢?这些  $VON$  结构又是怎样表示指称的呢?

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也是具有命名功能的指称性结构,能产性很强。根据指称对象的不同,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也可以分为六类,如<sup>①</sup>:

例 24 施事类:读书人、售票员、造谣者、理发师、洗菜工、节能标兵、审稿专家、炒股高手、灭鼠能手

处所类:修车铺、养老院、烘砂厂、订货点、运煤站、养虾基地、售楼中心、验票场所、晒粮场地

时间类:还款日、招商月、交房季、打枣节、取浆期、发证日期、采蜜季节、收丝时节、赏花时间

工具类:洗衣机、煮蛋器、切菜刀、引流管、压舱石、录音电话、借款合同、养蜂技术、制茶工艺

数值类:供氧量、吸油值、用稿率、知名度、投票数、杀虫效率、抄诗数量、换灯频率、控烟力度

方式类:考古学、埋线法、记名制、剥笋式、控权论、分房方案、捕鱼方法、避税手段、作图程序

考察结果显示,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的指称化途径与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不同,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。

#### 1. $V$ 的动作性较弱或 $O$ 的语义比较抽象

单双音节动词和宾语的组合能力不同,单音节动词要求宾语是具体名词,而双音节动词带抽象名词的能力较强<sup>[21]</sup>。单音节动词和具体宾语的组合容易凸显动宾关系,陈述性较强,不容易指称化。为了使动宾关系不凸显,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倾向于选择动作性较弱的  $V$  和语义较为抽象的  $O$ 。

在  $V$  成分有多个备选语素的情况下,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一般倾向于选择动作性较弱的语素来充当  $V$  成分。例如:

例 25 售票机、压蒜器、登山者、理发师

例 26 \*卖票机、\*挤蒜器、\*爬山者、\*剪发师

例 27 植树基地、验票场所、灭鼠能手、筑堤模范

例 28 \*种树基地、\*查票场所、\*杀鼠能手、\*造堤模范

例 25、例 27 和例 26、例 28 中的动词存在语体色彩上的差异,前者的书面语色彩较强,后者的口语色彩较强。书面语色彩较强的动词通常动作性较

①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中,[1+1+1]格式通常是名词,而[1+1+2]格式则是短语,为了表述方便,本文统一称为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。

弱,口语色彩较强的动词往往动作性较强。语义上,前者的动作性较弱,后者的动作性较强。所以例25、例27中的动宾关系不凸显,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组合可以成立;例26、例28中的动宾关系凸显,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组合不能成立。

在O成分有多个备选语素的情况下,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一般倾向于选择语义比较抽象的语素来充当O成分。周韧<sup>[5]</sup>注意到,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在O成分的备选语素有粘着语素和自由语素的情况下,一般倾向于选择粘着语素。周韧<sup>[5]</sup>以“收银台”与“\*收钱台”和“洗面奶”与“\*洗脸奶”等为例进行了说明。这种倾向性实际上是“指称”这一语义要求导致的,粘着语素的语义抽象,不能与V直接构成动宾短语;而自由语素与动词之间的动宾关系则相对突出,指称化难度较大。“收银”和“洗面”不能成立,而“收钱”和“洗脸”则构成动宾短语,陈述性强,不易指称化。下面这几个例子中的O都是粘着语素:

例29 点钞机、验钞机、汇款单、吸尘器

如果将上例中的O替换成语义具体的自由语素,则不能成立:

例30 \*点钱机、\*验钱机、\*汇钱单、\*吸灰器

“点钱”“验钱”“汇钱”“吸灰”的动宾关系都比较凸显,所以不宜构造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。

再看N为双音节的情况:

例31 录音电话、借款合同、杀毒软件

这几个例子中的O成分“音、款、毒”语义都比较抽象。例28中的“\*杀鼠能手”不能成立,而“杀毒软件”却可以成立,因为“毒”没有具体可见的外观特征,所以动宾关系不凸显。

需要注意的是,这种倾向性选择的前提是V或O有多个备选语素。有的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并没有多个备选语素可供选择,如“杀人凶手”中的“杀”没有其他同义动词可以替换,现代汉语中不存在“\*灭人”这种说法。下面来探讨在没有多个备选语素的情况下,VO是怎样满足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的指称性要求的。

## 2. VO固化后动宾关系强制性弱化

很多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中含有动作性很强的V和语义很具体的O,如例24中的“读书、洗衣、切菜、修车、采蜜、杀虫”和上文所讨论的“杀人”等,此类V、O都可以构成动宾式双音词。董秀芳<sup>[22]</sup>注意到有些动宾式双音词中含有动作性很强的动词,但是双音词的词义不表示具体的具有时间性的动作行为,而是指称一类活动或事件,具有泛指意义。如“剪

纸”表示的不是手的具体动作,而是一类活动。充当宾语的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也不再具有个体性,而是一种无指成分,不代表某个特定的实体而是着眼于某类实体的抽象属性。如“读书”的“书”不能与语境中存在的某个实体联系起来,只是表示一个虚泛的类概念。

动宾关系比较凸显的VO在进入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后,降低了V的动作性和O的具体性,不再表示具体的行为动作和实体,动宾关系被强制性弱化。本文通过语料发现,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产生的重要基础是VO高频事件,VO在此基础上固化为一个语块,动宾关系弱化,指称一类事件或活动。何元建<sup>[4]</sup>认为“双音节的VO是在句法生成好了之后再回到词库进入复合词,而单音节的VO则是动词短语通过模式联体记忆变成词根”,程工等<sup>[8]</sup>也赞同这一观点。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中VO作为一个整体,作N的修饰语,不再强调动词与宾语的关系。例20中的“读书、洗衣、切菜、修车、采蜜、杀虫”等都指称此类事件或活动,动宾关系不凸显。

动宾关系弱化的基础是VO的高频使用和固化,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的指称对象必须与VO这一动作行为密切相关。施事和工具都直接参与VO事件,且都有具体的可感知的形象,在认知中最为明显,所以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很容易转指施事和工具。而处所、时间、方式等语义角色与VO事件的联系则相对疏远,也没有具体的形象,转指难度相对较大。因此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中“施事类”和“工具类”的能产性非常强,其他类别的能产性则相对有限。施事类和工具类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在生活中非常常见,例如:

例32 施事类:审稿人、发言人、阅卷人、掌舵人

计价员、接线员、办事员、护林员

带菌者、乘机者、持卡者、登山者

调音师、验船师、插画师、修图师

工具类:标价机、售票机、封口机、打孔机

压蒜器、削皮器、读卡器、封箱器

裁纸刀、铡草刀、刮眉刀、削笔刀

取水管、输药管、导尿管、吸氧管

施事类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指称进行VO活动的人,工具类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中的VO则是这一物品的用途。

还有少量的工具类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结构在现今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,但VO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内的使用频率很高,VO容易指称这种行为活动。

此类物品的专用性或时代性比较强,对其使用者而言具有高知晓度,如:

例 33 留声机、滤波器、杀菌剂、投影仪、防毒软件

“留声机”是上个世纪非常流行的放音设备,“滤波器”是电子技术领域中的常用器件,“杀菌剂”在医药领域很常见,“投影仪”是现代工作、学习等环境中的常用设备,“防毒软件”则是常用的电脑软件。

### 3. 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的辅助作用

多数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是  $[1+1+1]$  格式,还有少量的  $[1+1+2]$  格式。从韵律上看,“三个音节也组成一个独立的音步,因为  $[1 \# 2]$  跟  $[2 \# 1]$  都不能说”<sup>[23]</sup>,  $[1+1+1]$  格式的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构成一个独立的音步。 $[1+1+2]$  格式的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数量较少,双音节  $N$  都是名词,韵律上与  $VO$  构成  $[2 \# 2]$  模式。周韧<sup>[24]</sup> 认为四音节成分也是汉语的一级韵律单位,  $[1+1+2]$  格式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中的三个成分结合紧密。

单音节  $N$  一般是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,有助于整个结构表示指称义,如例 32 中的“人”“员”“者”“师”“机”“器”“刀”“管”。此类语素还有“笔”“单”“仪”“石”“布”“纸”“钉”“袋”“本”“膜”“板”“盘”“带”“水”“刷”“池”“台”“车”“法”等等。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中,很多单音节  $N$  成分都不能独立,  $VO$  与  $N$  结合为一个整体。充当  $N$  成分的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是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实现指称义的重要辅助手段。

综上所述,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的指称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,一种是选择动作性较弱的  $V$  或语义较为抽象的  $O$ , 另一种则是  $VO$  固化后动宾关系强制性弱化。此外,充当  $N$  成分的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。

(三)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和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的指称化途径不同

程工等<sup>[8]</sup> 注意到汉语中双音节倾向于采用  $OVN$  结构,而单音节倾向于采用  $VON$  结构。如例 1、例 2 中的“\* 车修厂”和“\* 茶采季节”都不能成立,而“修车厂”和“采茶季节”可以成立。储泽祥等<sup>[13]</sup> 认为除韵律因素外,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原因是为了降低语言处理难度,单音节  $VO$  的动宾关系很明晰,二者结合紧密,在语义切分时容易作为一个整体;而双音节  $VO$  的动宾关系往往较弱、较为松散,因此语义切分时容易产生错误,如:“复印/广告纸”“阅览/期刊室”“辅助/教学设备”“纪念/鲁迅日”。

本文的考察结果显示,产生这种倾向的深层原

因是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和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的指称化途径不同。正因为如此,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和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之间一般不能相互转化。

英语中的  $OVN$  结构和  $VON$  结构也采用不同的手段使动宾关系不凸显。上文讨论中提到英语中的  $OVN$  结构通过  $V$  的名物化实现“去动词化”,而  $VON$  结构中的  $V$  成分则没有发生形态变化,如 Duanmu<sup>[1]</sup> 所举的例子:

例 34 break-neck speed(扼脖速度)

make-shift plan(权宜之计)

kill-joy person(扫兴之人)

这些  $VON$  结构中的动词都是原形,没有借助词缀实现名物化。 $VON$  结构中的  $VO$  组合必须与  $VO$  动宾短语相区分,主要依靠连接符“—”将  $V$ 、 $O$  连接成一个整体,作  $N$  的修饰语。这种操作与汉语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中  $VO$  固化为一个语块具有相同的作用,就是使  $VO$  成为一个整体,从而弱化动宾关系,再与  $N$  构造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。可见,英语中的  $OVN$  结构和  $VON$  结构指称化的途径也不同,前者是通过  $V$  的形态变化实现“去动词化”,后者是以连接符“—”来标示  $V$  和  $O$  的整体关系,进而与  $N$  构成定中关系。英语中的  $OVN$  结构和  $VON$  结构中出现了显性的形态标记和符号标记,而汉语则没有显著的标记。汉语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采用  $OV$  语序这种弱标记形式,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则主要依靠语义的融合使  $VO$  固化为一个语块。

## 三、结 论

汉语中存在大量的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,但并不是所有的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组合都可以成立,该结构受到一定的语义限制。从语义上看,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是具有命名功能的指称性结构,命名功能要求  $O$  的语义密度不能太低,指称性则要求  $V$  的动作性不能太强。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与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都是能产性很强的指称性结构,两者的指称化途径存在一定的异同。从句法角度来看,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和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都是定中结构。其中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$  和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$  作  $N$  的修饰语,动宾关系不能凸显,所以必须降低  $VO$  的陈述性。但是这两种结构降低  $VO$  陈述性所采用的方式不同,  $O_{\text{双}} V_{\text{双}} N$  结构主要依靠  $OV$  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,  $V_{\text{单}} O_{\text{单}} N$  结构则是通过选择动作性较弱的  $V$  和语义较为抽象的  $O$ ,  $VO$  固化后动宾关系强制性弱化以及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的辅助作用。

## 参考文献:

- [1] Duanmu S. Phonologically motivated word order movement: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mpounds [J].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, 1997, 27(1): 49-77.
- [2] 冯胜利.动宾倒置与韵律构词法[J].语言科学, 2004, 10(3): 12-20.
- [3] 顾阳, 沈阳.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[J].中国语文, 2001, 24(2): 122-133.
- [4] 何元建.回环理论与汉语构词法[J].当代语言学, 2004, 6(3): 223-235.
- [5] 周韧.共性与个性下的汉语动宾饰名复合词研究[J].中国语文, 2006, 29(4): 301-312.
- [6] 庄会彬, 刘振前.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词机制与韵律制约[J].世界汉语教学, 2011, 25(4): 497-506.
- [7] 董秀芳.2+1式三音节复合词构成中的一些问题[J].汉语学习, 2014, 35(6): 3-10.
- [8] 程工, 周光磊.分布式形态学框架下的汉语动宾复合词研究[J].外语教学与研究, 2015, 47(2): 163-175.
- [9] 裴雨来, 邱金萍.“纸张粉碎机”类复合词句法生成规律研究[J].汉语学习, 2016, 37(4): 48-55.
- [10] 邢福义.NVN造名结构及其NV|VN简省形式[J].语言研究, 1994, 14(2): 1-12.
- [11] 应学风.动宾倒置复合词研究述评[J].汉语学习, 2015, 36(2): 73-80.
- [12] 应学风.韵律与语义互动视角下的动宾倒置复合词的层次结构[J].汉语学习, 2019, 40(4): 53-61.
- [13] 储泽祥, 王艳.汉语OV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[J].世界汉语教学, 2016, 30(3): 318-330.
- [14] 朱永生.从语义密度和语义引力到物质与存在[J].中国外语, 2015, 12(4): 16-25.
- [15]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.现代汉语词典[M].7版.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6.
- [16] 郭锐.现代汉语词类研究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02: 92.
- [17] 王洪君.音节单双、音域展敛(重音)与语法结构类型和成分次序[J].当代语言学, 2001, 3(4): 241-252.
- [18] 柯航.现代汉语单双音节搭配研究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2: 140-143.
- [19] 石定栩.汉语的定中关系动一名复合词[J].中国语文, 2003, 26(6): 483-495.
- [20] 何元建, 王玲玲.汉语真假复合词[J].语言教学与研究, 2005, 27(5): 11-21.
- [21] 李临定.动词分类研究说略[J].中国语文, 1990, 12(4): 248-263.
- [22] 董秀芳.词汇化: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[M].修订本.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1: 161-167.
- [23] 冯胜利.汉语韵律句法学[M]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0: 93.
- [24] 周韧.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中的双音节和四音节[J].世界汉语教学, 2019, 33(3): 318-335.

(责任编辑:陈丽琼)